



作品：
孵化

首獎

得獎者：黃森茂

黃森茂，一九八〇年生，台北人。師大國文系、台大中文所畢業，現為松山高中國文教師。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小說獎、散文獎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竹中的柏宜大姊，啓迪我的創作之路。感謝松高的光哥，給了我另一個生命的舞台；感謝愛妻安姊，陪伴我沒有得獎的時光。感謝養育我的爸媽，沒有你們，我連第一步都走不下去。

孵化

我一腳輕輕地踩住板凳，左右稍微搖晃後，確定能夠穩固托住我的重量。另一腳大膽地跨上窗台。窗框邊緣長年鏽蝕，金屬色澤煥發著銳利感。我只能用手指謹慎地握住。雖然爬上來之前，手機的閃光燈已經關閉，我還是指腹再一次稍稍滑動、確認。阿叔在一旁除了叫我小心，還不斷指著花台角落的那一盆爆竹花。爆竹花的枝條幾乎貼著整個遮雨棚向外伸展，整片右側窗台有一種過度發育的違和感。好像再繼續生長，世界就要失去平衡，翻覆下來。接著，我彎身探頭，站上窗台。順著阿叔的手勢，就在枝桠交錯的地方，發現了牠的巢。

巢裡原先的四顆蛋，已經有三顆孵化。公鳥與母鳥，似乎出門覓食。只剩下全身肉紅，眼睛一片薰黑，尚未睜開的幼禽。牠們似乎感受到我的靠近，紛紛直覺地張大嘴巴，等待餵食。我稍微撥動最上層的枝條，光線宛如另一個世界的薄幕緩緩攤開。沒有羽毛保護的幼鳥，生命特別顯得脆弱易碎。我伸出指尖，惡作劇地慢慢靠近，試圖想像可能觸及的柔軟與溫度。等到快要碰觸的時候，又急忙將手指抽回。然後，我屏住呼吸，貪心地連按快門，捕捉牠們大嘴開合，身軀稚嫩交疊的瞬間。阿叔此時拉拉我的衣角，示意我趕快下來，免得公鳥與母鳥覓食回來。

我小心翼翼地離開窗台，往下踩著板凳。回到客廳，呼出一大口氣。看著手機裡拍的幾張照

片，我抬起頭問著阿叔，牠們是什麼時候來築巢的？阿叔說這是他前天發現的。那個時候，他單純只是想檢查一下，我房間是否還有尚未打包的東西。沒想到就聽到窗台上的鳥聲。原先也不以為意，但順著那一盆爆竹花往上一看，就發現鳥巢。

阿叔喜歡蒔花，即便我搬走之後，窗台上的各式盆栽，他也不曾荒廢照料。我聽他講得口沫橫飛，自己卻刻意故作鎮靜。其實我也不知道該和他說些什麼，這麼多年來，我總是習慣冷冷地附和他。阿叔說我們這間老公寓，會有白頭翁來築巢，是好徵兆，尤其是在我們要搬家之前。仔細看著照片上的鳥巢，除了芒草穗和枯草相互交接，隱約還可以看出些微的棉線和塑膠繩。看來在都市築巢，總是特別辛苦與無奈。

我上網查了一下白頭翁的習性。網路上說白頭翁雌雄鳥共同育雛，通常一季繁殖一到二次，一窩產三到四枚蛋，繁殖季節幾乎以昆蟲為食。幼鳥需要經過大約兩個星期的孵化才能破殼而出，再經過大約兩個星期的餵食，才可以出巢。這也就是說，大概兩、三個禮拜後，這一窩的白頭翁，就會從容地離我們而去。

阿叔看我沒有馬上走的想法，問我要不要吃一碗麵再走，我原本想拒絕的，但想了一下，還是點點頭。我問他需不需要幫忙，他笑著說不用了。接著頓了一下，看了一眼餐廳，又訥訥地說東西實在太多，可能要把餐桌收拾一下。我環顧整個屋子，沙發蓋上了防塵布。木椅整個倒放在茶几上。音響和電腦被移到角落。糾結成一團的大塊灰塵還半黏在踢腳板上。家具搬開後，露出的壁面，有一種被

時光凍結的白皙。我很少仔細看著這個家的擺設。但當所有熟悉的擺設，全都位移後，我也忘記之前的樣貌。

我將餐桌上的書報和鍋碗，暫時移到地面，勉強挪出兩個緊緊相鄰的位置。阿叔煮好麵之後，隨手拿了兩本《空中英語教室》墊在麵碗底下。他一屁股坐下，好像濺起一陣陣漣漪，我下意識地挪動椅子，稍稍空出與他的距離。我記得老媽還在世時，每次週末我們總是一起吃麵。那個時候，餐桌上的話題，永遠圍繞著他們的日常生活。我只需要用我的學校趣聞，稍稍穿插在他們說話的縫隙，然後適時地發出笑聲，就好像可以融入彼此的生活。老媽走了之後，阿叔一直以爲我是打擊太大，所以才變得沉默寡言。其實，我只是還在學習，如何不用透過老媽，和他交談。

客廳裡的電視嘩啦啦地開著，中午的新聞，好像相對容易充滿許多趣聞。他問我最近過得如何。我回過頭，視線幾乎貼著他的側臉，汗珠從他的耳廓不斷地落下。我隨便敷衍他，只說，一切都像往常一樣，沒變。其實，我心裡也知道公司的狀況大概就是要死不活的，不能再撐個十年，實在很難講。不過，我總是不想去思考這類問題。阿叔絮絮叨叨問我麵會不會太軟？湯的味道還可以嗎？要不要再切一些小菜？我低著頭、嘴裡咬著麵條，另一手放下湯匙，向他豎起了大拇指。阿叔還沒受傷前，是餐館的主廚，冰箱裡永遠有他預先熬製好的高湯、醃好的雞肉、調味好的醬汁。現在想起來，老媽那種過淡的飯菜，好像只剩下一種放學後必須回家的模糊感覺。

吃完麵之後，我又檢查了一下屋裡堆放的雜物，看到阿叔已經將要丟的和要搬的分成兩區。我的

房間裡放的是要搬的，客廳裡堆的是準備要丟的。看起來，要丟的遠遠多過要搬的。我仔細審視客廳裡要丟的東西，發現裡面有一張很眼熟的折疊式躺椅。突然想起來，那是當年我聯考的時候，老媽從舊家帶過來的東西。我試探性地問那一張躺椅也要丟掉？阿叔不經意地回答，對呀！我沉默了許久，看著他蹲在一旁，拿著紅色塑膠繩，用力地纏綁一疊又一疊的書。我心中升起一股怒氣。這是他的目的嗎？新的家再也不需要骯髒與老舊的過去！我冷峻地對他說，這一張躺椅我想帶回去。阿叔鬆開塑膠繩，驚訝地看著我，反問租房的地方，真的放得下嗎？我堅定地說，可以。

大概是怕我們兩個人場面弄得太僵。阿叔連忙補充說道，那還是帶到新家去好了！我沒有堅持，我知道帶走老媽留下來的東西，並不能讓我攬住任何一段過去。我也知道，留下再多東西也不能夠拼湊完整的回憶。但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總希望能夠一轉身，在伸手可及的地方，觸摸熟悉的過去。

隔天，上班的時候，有些心神不寧。腦海裡還想著昨天和阿叔鬧彆扭的畫面。阿叔是我的繼父，但他是一個脾氣甚好的人，相較小弟，他從小就對我特別包容。我拿起手機，按了幾個號碼，原本想撥電話向他道歉的，沒想到他竟然傳了一則LINE。那是他偷偷錄下白頭翁餵食的畫面。我點了進去，影片裡公鳥看似在旁警戒，母鳥則叨著食物，反覆放入幼鳥口中。纖細活潑的聲音在枝葉間流動，隱約像是季節裡繁衍的節奏。然後我瞥見巢裡有一顆還沒有孵化的蛋。我回傳LINE問了阿叔那個蛋是怎麼回事？阿叔送了一個兩手一攤的無奈貼圖。接著又LINE我，希望下班後，回家一趟，順便買一盒麵包蟲。他說，最近天氣不好，找食物應該會比較困難吧！

晚上推掉了同事的聚會，一回家就和阿叔兩人把麵包蟲放到裁剪好的牛奶盒裡，然後拿到鳥巢旁。大概是生物防衛的本能，白頭翁父母看見我爬上了窗台，就像發瘋似地連環攻擊著我。我的雙手被啄了好幾下，受不了，只好下來。換阿叔上去，他動作放得很慢，並沒有直接踩上窗台。他眼角瞥視在旁警戒的白頭翁。然後，把手中的麵包蟲舉高，靠近鳥巢後，母鳥的叫聲變得尖銳，接著又緩緩地放在花盆旁邊。他說，如果這對白頭翁父母，防衛心沒有這麼重的話，應該會看到我們的善意，那麼接下來的日子，就可以省一點力氣吧！

回到客廳，阿叔突然又想起了什麼，走回房間，拿出一個保鮮盒。裡面鋪滿了衛生紙和樹葉。我看了之後，驚呼一聲。那是一顆蛋！他解釋說，早上他在錄影的時候，發現母鳥刻意地把蛋推到巢的邊緣，後來趁他們外出覓食，他雞婆地再把蛋推回巢中。剛才我回來之前，他發現蛋又被推到了邊緣。他擔心母鳥已經放棄了那顆蛋，想想還是拿下來好了。他問我，要不要想辦法把它孵出來。

對於阿叔的想法，我感到不可思議。但又覺得挺新奇有趣。於是上網查了一下蛋孵化的幾個條件。網路上提到，蛋要孵化完成，必須要有一定的溫度和濕度。蛋無法孵出來，有可能是母鳥沒有專心孵蛋，溫度不夠，要嘛就是蛋不小心被翻動，當然，最有可能就是沒有受精。於是，阿叔和我小心地把保鮮盒移動到一個五斗櫃上，再把早已封箱的夜燈拿了出來。夜燈的光調成了不刺眼的睡眠模式，此時蛋上的每個紋路都被妝飾得異常柔和。

隔天，我又買了一盒麵包蟲回家。這一次，沒想到小弟也在。他和阿叔兩個人輪流裝水、換麵包

蟲、拍照。我一個人站在門邊，看著狹小的窗台裡，彼此幾乎沒有任何迴旋的空間，但他們的每個動作，彷彿不需言語，就默契十足。

折騰了一陣子，阿叔和小弟洗完澡，各自拿了一張塑膠圓凳，坐在電視機前。阿叔說今天到新家，看了一下裝潢的情況，再過幾天，真的就可以搬過去了。他說，我喜歡看窗外，特別留了一間有陽台的房間。聽到阿叔又特別提起房間的分配，我很率性地對他說，不需要。我已經租了一間房。而且，說實在的，買房子的時候，我半毛錢都沒出，不是嗎？阿叔不置可否，反倒是小弟，問我這個禮拜天搬家，會不會來幫忙？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，這是當然。

這是當然，白頭翁經過一整個禮拜，不知不覺，身軀已經看不見黑色的毛囊。整張翅膀長滿了羽毛，鳥巢再也容不下一家五口的身形。但我還是維持先前的習慣，每天下班，都會特地繞回家，看看那幾隻鳥的狀況。小弟為此還特別借了一台動態攝影機，架在陽台的後方。我們每天看著他剪輯好的片段，只要幼鳥身軀發生劇烈的變化，都會不由自主地讚歎。突然張眼、長出完整的羽毛、振動雙翅，這些好像跨過某個時光的陷阱，從容發生。

搬家的那一天，整個工作持續了一整個早上。我趁著搬家工人進出的時候，一個人走到夜燈前。保鮮盒裡的蛋還靜靜地橫躺。小弟後來突發奇想，決定要用氣泡紙，好好地填充每一個空隙。他說這樣比較容易保溫，再也不會晃動。我關掉夜燈，小心翼翼地將保鮮盒蓋上。然後又放到一個紙盒內，確定能夠平穩地放在提袋裡。然後，搭乘最後一輛車，來到新家。

血緣的隱喻

◎封德屏

評審意見

新家比起想像中更加地光亮，地面的石英磚，無縫地貼合成一整片無瑕的鏡子。沒有泛黃的壁癌、沒有行將脫落的壁紙，空氣裡還可以聞到剛粉刷完的漆味。這是全新的味道，我心裡默默地記著。接著，我拿出保鮮盒，將它放在茶几上。阿叔、小弟和我，看著盒裡的蛋，紅灰相間的色澤，靜靜地被透明的氣泡紙圍繞。它的世界好像被濃縮在生命起點上，做著遺世獨享的夢。父母、兄弟，再也不會有人記得它。我銳利地注視蛋殼上的某一處紋路，彷彿看見了一道裂縫。然後穿過那道裂縫，我發現裡面有一隻羽翼未豐，尚未長成的白頭翁。蜷縮成一團，然後，安詳地睡去。

在親鳥與幼鳥的巢穴、人父與子子的居所間，親情血緣的隱喻昭然若揭。

發現白頭翁家族的場景裡，作者用一句「阿叔」稱呼繼父，埋下屬於人類家庭的關係線索，此後就在兩個家庭敘事中切換，如果鳥類能夠斷然捨棄沒有希望的後代，人類則有更多倫常與義理的羈絆，然而一家人對未孵化蛋的悉心挽救，最終成一場徒勞，也仍暗示彼此無法跨越血緣的定位。作者能嫺熟駕馭對不同物種的觀察，讓未孵化的雛鳥做為主人翁心聲的指涉，無論是親情的渴望、掙扎或放棄，用這樣完整的隱喻和剪裁，來操作關於家族的共有意象，是難得的均衡細膩之作。